

L3123

R63

Q

長, 四冊 每冊 1000

220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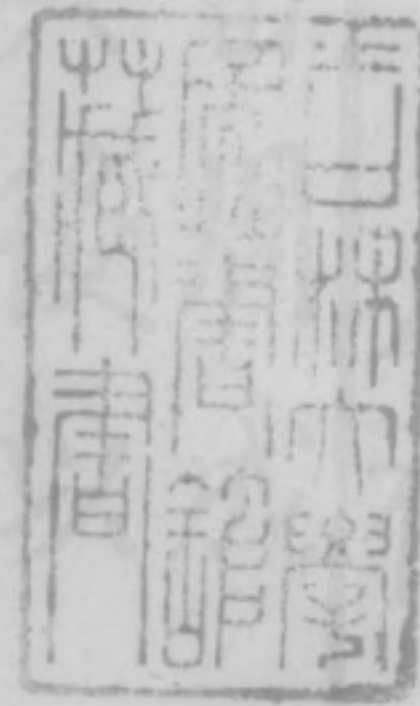
C0749412

八十一刻蘭亭記

容庚

二十八年五月

燕京大學文學年報第五期單行本



八十一刻蘭亭記

容庚

八十六刻蘭亭者，長沙徐樹鈞舊藏也。其寶鴨齋題跋（卷下頁十一二）云，「余舊藏蘭亭八十六卷，爲宋金華黃吟川程瑤田故物，皆宋元明拓本，古色古香，無美不備。」繼歸武昌徐恕。民國二十年，其四刻歸于順德黃節先生，其八十二刻歸于銅山張伯英先生。張氏跋云：

長沙徐樹鈞叔鴻藏蘭亭八十六卷，見所著寶鴨齋集。

辛未春，見之廠肆，已失四種，惜其難聚而易散也，遂盡收之。其失者定武五字不損本（李東陽江德量跋），定武玉枕本（趙拙庵王澐程瑤田跋），褚臨本（宋濂馮敏昌跋），蘇氏殘石本，今存八十二卷，去重複得八十刻。徐氏有大令鳴頭丸帖真迹，以名其齋。此八十刻精竅固不一，然頗有不易得不恆見者，亦洋洋大觀矣。銅山張伯英識於北平小來禽館。

二十七年九月，文奎堂携張氏所藏以求售，驚爲祕笈，乃盡得之。其中神龍本，重刻頴上本重出，而顧廷龍君以褚臨影

本見貽，合之乃得八十一刻。黃節先生歿于二十四年一月，所藏四本，其妾携以改適，除褚臨本得見影本外，無可蹤迹。延津之合，將有時乎？

馬治跋云「景濂學博于晉人書無所不潛心鑒賞，而于蘭亭尤篤好，藏揚頗富，殆不下數十百冊，屬加更訂，精益求精，屬治題識。」此八十一刻中，爲宋氏收藏者若干刻，今不可知。其有宋濂題跋者四刻（褚臨本有宋跋而未見），有馬治題跋者十刻，皆宋氏所藏也。其有明人收藏題識者，爲任勉之神龍本，葉盛柳公權本，華愛開皇本，包衡定武會字本。至清順治十七年有陸文靄題定武斜斷本。乾隆五十二三年，有程瑤田題跋者十五刻。通藝錄九勢碎事有蘭亭跋目十二篇，而文中無之。此十五刻題跋不言自藏，亦不言爲某題，以意忖之，跋中有「今見是本」之語，似爲他人題跋者。五十七八年，馮敏昌爲黃吟川學博題跋者七刻，江德量爲題跋者十一刻。吟川名掌綸，福建龍溪人。沉潛篤學，尤酷嗜金

石文字。詩學杜牧許渾。善刻印，行楷書俱有古致。旁及繪事，用墨嫺潤，布置寬閒。數奇屢蹟場屋，以歲貢官國子監典簿，遂占籍大興。著有吟川詩鈔（飛鴻堂印人傳卷六頁四，墨香居畫識卷五頁一，清畫家詩史戊下二十六，龍溪縣志選舉）。翁方綱魚

山馮君墓表（復初齋文集卷十四頁九）稱敏昌「尤精研蘭亭諸本，與予商訂有出桑俞二者外者」，蓋由見此八十餘刻也。馮氏于甲秀堂本題跋中，鈐有「蘭亭癖」印，亦可知其志之所存。李符清兩跋不署年月。李合浦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官至開州知州（清史列傳卷七二頁四二），與馮江同時。嘉慶二

十三年，有吳飛翰等題跋觀款者八刻，則轉歸齊畦明府矣。歸于寶鴨齋，則有徐氏光緒二十七年鼎帖本一跋。以其藏之湘中老屋，徐氏在桂林官廨題定武蘭亭斷石瘦本（寶鴨齋題跋下十三）時亦云無從比較，故得見者殊少。既歸余齋，欲選印若干刻為蘭亭集刻，十刻為一集，分集印行，未知何日得遂此志。茲略加排比，分為六類，疏記大略，以諗讀者。

（甲）定武本 十四刻

- （一）定武古搨本 馬治跋
- （二）定武斜斷本 陸文影程瑤田跋
- （三）定武有界本 程瑤田李符清跋
- （四）定武無界本 程瑤田跋
- （五）定武瘦本
- （六）定武中斷本 程瑤田跋
- （七）定武關行本 馬治吳飛翰跋
- （八）定武臨本

- （九）定武本 吳飛翰跋
- （一〇）定武肥無界本 江德量跋
- （一一）定武肥本 李符清跋
- （一二）定武會字本 包衡跋
- （一三）定武花石本 江德量跋
- （一四）定武版本 程瑤田跋

（乙）神龍本 七刻

- （一五）神龍本 任勉之馮敏昌跋
- （一六）神龍瘦本 馮敏昌跋
- （一七）褚遂良花石本 程瑤田跋
- （一八）褚氏雙龍本 程瑤田跋
- （一九）唐臨綠綾本 馬治跋
- （二〇）紹興摹神龍本 馮敏昌跋
- （二一）神龍高行本

（丙）紀年本 二十刻

- （二二）開皇十八年本 華愛馮敏昌跋
- （二三）大業杜預本
- （二四）貞觀十年本
- （二五）貞觀趙模本 江德量觀
- （二六）貞觀楊師道本 馬治跋
- （二七）開元集賢院本
- （二八）咸通王承規本
- （二九）乾符唐雙鉤本 江德量觀
- （三〇）淳化二年本 馬治跋
- （三一）嘉祐蔡襄本
- （三二）治平意祖本
- （三三）元祐三年本 程瑤田跋
- （三四）元祐張操本
- （三五）大觀摹開皇本 江德量跋
- （三六）紹興摹貞觀本
- （三七）紹興范序辰本
- （三八）紹興錢傑之本 馮敏昌跋
- （三九）紹興劉涇本
- （四〇）淳熙盧宗邁本
- （四一）寶慶王用和本
- （丁）州郡本 九刻

- (四二) 修城本 馬治跋
- (四三) 武陵本
- (四四) 古懿郡齋本 江德量跋
- (四五) 紹興府治本
- (四六) 國學本
- (四七) 上黨本 江德量跋
- (四八) 穎上重刻本 程瑤田吳飛翰跋
- (四九) 穎上重刻第二本 程瑤田跋
- (五〇) 穎上殘石本 程瑤田跋
- (五一) 舊梅花本 宋廉馬治吳飛翰跋
- (五二) 唐硬黃臨本 宋濂吳飛翰跋
- (五三) 唐臨無押字本
- (五四) 兩字押縫本
- (五五) 三字押縫本 程瑤田跋
- (五六) 唐缺石本 江德量張伯英跋
- (五七) 甲秀堂本 馮敏昌跋
- (五八) 石氏本
- (五九) 伯儋本
- (六〇) 楊仙芝本 程瑤田跋
- (六一) 鼎帖本 江德量徐樹鈞跋
- (六二) 杜氏本
- (六三) 趙孟堅摹落水本 宋濂跋
- (六四) 虞世南臨本 馬治吳飛翰跋
- (六五) 褚遂良臨本 馮敏昌吳飛翰跋
- (六六) 陸柬之臨本
- (六七) 吳通微臨本
- (六八) 諸葛貞臨本
- (六九) 鬱岡齋馮承素本 程瑤田跋
- (七〇) 洛陽宮本 馬治吳飛翰跋
- (七一) 領字從山本
- (七二) 唐摹賜本
- (七三) 唐臨本
- (七四) 宋僧行書本
- (七五) 柳公權行書本 葉盛跋

(七六) 智永草書本

(七七) 孫虔禮草書本

(七八) 集聖教前本 江德量跋

(七九) 集聖教後本 江德量跋

(八〇) 玉枕古本 馬治跋

(八一) 穎上玉枕本 程瑤田跋

(一) 定武古搨本

與定武斜斷本，定武有界本，定武無界本，筆畫絕肖，同出一源，而以此本爲甲，斜斷本次之，有界無界又次之。

馬治跋云：

洪武十三年庚申秋九月，金華宋謙齋先生集同學友七人鑒賞所藏法書名畫于梅花小閣，煮雀舌茶，喫菊英餅，治亦與焉。向晚出定武蘭亭一冊語諸子曰，「此余家太阿劍器也，未可與凡鍔齊觀耳。」因屬義興馬治書之。

(二) 定武斜斷本

缺字甚多，會于羣賢茂林右無足清惠品類一世因慙然至之既向之死諸字均泐。陸文縉跋云：

鋒角不露，騰鶩操縱，用筆屈折自然，如讀南華禦寇楞嚴令人不可方物，是真禊帖中第一搨本也。順治庚子二月己卯既望，陸文縉謹識。

程瑤田跋云：

余前見禊帖兩本，無豪髮異者。跋之云「縝密以栗，對之良久，使人躁氣潛消。」復記之云「二本須合裝之，毋令離之兩傷。」今見是本，雖頗殘闕，然與前二本又如出一手，豈此一本為原石，而覆本更有二石邪。因以此本列之於前，亦可謂三為衆矣乎。瑤田記。

(三)定武有界本

程瑤田跋云：

縝密以栗，對之良久，使人躁氣潛消。禊帖無美不具，而味之彌永，端在於此。瑤田。

後又一本筆法與此無豪髮異，工力悉敵，逐字比較，莫能辨其為二石。惟此本有分行界畫，後本無之為異耳。二本須合而裝之，毋令離之兩傷也。瑤田又記。

李符清跋云：

禊帖以定武為最善。余曾於京師得見趙子固落水本，神氣渾穆，冠絕今古。此本神韻極似落水本，當從唐搨摹出者，甚可珍也。海門李符清跋。

(四)定武無界本

程瑤田跋云：

與前一本無豪髮異，此本無分行界畫耳。瑤田記。

(五)定武瘦本

與前四本相似，不觀重摹落水本不知此本之似及此本之佳。有界無界二本，似尚遜於此。

(六)定武中斷本

缺字甚多，永于陰也羣賢畢有流激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不痛一死生為作後之視今夫故列所述雖世殊一也後諸字均泐。程瑤田跋云：

蒼秀可愛，其風格岸異，令人望之不等於優孟衣冠也。瑤田。

(七)定武闊行本

第二十二行略闕半分，不若下本之甚。末一文字無改筆。馬治跋云：

東坡與君謨論書，要手熟則神完實而有餘韻。但手熟亦須有把鼻，非由蘭亭入手，即熟亦是野戰，久之轉入惡道矣。馬治鑒賞舊搨本因題。

吳飛翰等觀款云：

嘉慶戊寅冬月雪窗，崇仁甘揚聲，陽湖吳飛翰同觀於古鈞臺。

(八)定武臨本

第二十一二十二兩行闕行。之字無改筆。

(九)定武本

字體古拙，略有泐蝕。吳飛翰跋云：

此拓處處用縮筆，耐人尋味，是定武嫡派。况倪文正爲一代忠烈，得其一跋，足照千古。何必聚訟一語，可爲知者道耳。翰蒙并畦明府見示各拓，至此真爲舞蹈欲狂，不勝榮幸之至。戊寅臘月九日雪窗，晉陵吳飛翰獲觀於古鈞臺。

今倪元璐跋已遺失，未審其作何語。

(一〇)定武肥無界本

末一文字不改筆，無界行。江德量跋云：

逸少當典午之時，初變分篆爲正書，縱極龍跳虎臥之態，究應猶含古意。後世展轉模勒，不免俗書之謂，此

刻其尙近之。德量。

(一一)定武肥本

向之文三字不改筆。李符清跋云：

此本神氣渾厚，所謂定武肥本也。近日如此塌絕少。符清。

(一二)定武會字本

會字完整，末一文字不改筆，字體俊逸。包衡跋云：

稷帖人無不珍愛鑒賞，然真諦不悉，膺技予奇，終是野人村漢妄談朝堂，不自知其誕耳。似此拓筆情頓折，另具錘鑪，庶幾足當山陰絕藝。考之古本，是亦定州家派，其宜寶而囊之。秀州包衡跋于留雲館。

(一三)定武花石本

前十行泐蝕殊甚。會字全，不字旁無僧字，因向之夫文

五字皆無改筆。定武之特徵，此皆無之。江德量跋云：

昔人謂霜寒帖絕相似，此本近之矣。乾隆癸丑上巳，江德量記。

(一四)定武版本

筆畫頗瘦，缺在之又有流弦一室雖欣感開化終人豈由不知一作後二十二字。不字旁無僧字。程瑤田跋云：

清而腴，瘦而健，雖字體稍覺直遂，不嫌也。丁未新秋，瑤田記。

(一五)神龍本

前有「神龍」二字朱文印，只存左半；又「編誥書府」

四字朱文印；又雙龍圓印。十三四行之間有「貞觀」「神龍」「開元」三朱文印。未行之後有「神龍」印，只存右半。袁桷跋開皇蘭亭

(清容居士集卷四七頁八)云：「開皇真本後由樵場復入德壽御府，號神龍蘭亭，紙前後角有神龍半璽，蓋唐中宗時所用印也。理皇下嫁周漢長公主于駙馬都尉楊鎮。故事奠雁奏進禮物一百有二十盒，理皇從復古殿取神龍蘭亭為第一盒以報。

宋社亡，楊氏子不能守，歸于濟南張參政斯立。大德末年，復歸集賢學士李某，余得見之，以百花幡龍官作錦為標首，前有希世藏小璽，真奇物也。」此真蹟今歸故宮。此本不知刻于何人，後有任勉之跋。勉之字近思，華亭人，登洪武甲戌

進士，官至睢州知州，文學楊鐵崖，書學米南宮而不以自名

(佩文齋書畫譜卷四十一引顧清松江志)。嘉靖初，豐坊嘗手摹使章正

甫刻石於烏鎮王氏，後石歸范氏天一閣，此刻本最為世重。

萬曆五年，項元汴從王氏購得真蹟，其子德宏復刻于石。又

所見篋重光跋本後有「崇寧紀元十月五日，襄陽米芾記」一

行，亦不知為何人所刻。李光暎所見，有李氏續帖本，萬曆

庚戌年刻(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卷三頁四十二)。程瑤田所見，有一

為名履端借王文恪家藏本覆刻者。一為有「三雅齋石」四字

章，末行「褚氏」章下有「素閣」二小字者(見篋重光跋本)。

至清則刻於八柱帖三希堂法帖中。任勉之跋云：

余於蘭亭求索者數十年所，中間藏購毋計種數，而尚無甚稱意足移神者。此從都下故族姻氏韓大中丞遺得一冊，為神龍時所模，筆堅而挺，意勝而備，紙光墨色，入目煥然，不亞隋氏之珠，和氏之璧，較向時得者，則有天淵之異。而中丞公手澤如新，余見之不翅親吾良友，無復有懸嗜之嘆。癸巳長至日，任勉之題。

按神龍所藏為唐初館臣極精意鈎模，其視墨蹟止隔一

間，與他種臨者則迥相倍蓰矣。勉載記。

又重本
此本視前本椎拓較早，略無泐蝕。惟前後諸印，裝時裁

去。馮敏昌跋云：

此本亦有貞觀開元小印，書體亦與前本正同。而紙墨之佳過之，詳觀可知神龍與定本離合之故矣。乾隆壬子，吟川屬馮子敏昌題。

余印蘭亭集刻時，將前本任勉之跋附印于此本之後。

(一六)神龍瘦本

前有「神龍」二字朱文印，只存左半；又「黼黻書府」四字朱文方印，雙龍圓印，「神」「品」二字方印。十三四行之間有「貞」「觀」二字方印，「褚氏」二字長方印。末行之下有「褚氏」二字長方印。馮敏昌跋云：

此神龍本，中後皆有「褚氏」小印，其輕清之氣，殆與穎井本堪稱爲龍劍之合，真神品也。欽州馮敏昌爲吟川黃子題。

(一七)褚遂良花石本

與褚氏雙龍璽本同出一源，極相似。九年脩禊此暎引以竹叙幽品類之因雖已向之死人若合懷夫故懷其致一有感於諸字泐。末行斯文之左有「臣褚遂良」四字。程瑤田跋云：

褚登善禊帖二種，米氏父子家法蓋從此問津，余有跋

詳後一帖中。瑤田記。

(一八)褚氏雙龍璽本

第二行于字之上有雙龍方璽，末行「文」字缺，左旁有「褚氏」二字朱文印。程瑤田跋云：

褚登善禊帖二種，風格略同。一本末有「文」字，後署「臣褚遂良」四字。此本末闕「文」字，後鈐「褚氏」二字。雖文章刻手則別本老蒼，此本秀潤，米氏父子家法，蓋從此問津。乙巳歲，瑤田居杭州，與梁山舟氏論禊帖，出此種舊搨見示，甚珍之，謂當是小米臨本。余曰似也，然未敢知其審。言已寄與曲阜孔氏刻入玉虹樓鑒真帖中。程瑤田記。

(一九)唐臨綠綾本

崇字山作也，領字令作今。此與唐硬黃本皆鋒鏗發越，如睹真迹。馬治跋云：

此一卷筆意超邁，似雲鴻泥爪，令人莫測，應從真蹟上摹出，傳神在阿睹間。世人紛紛辨肥瘦，點畫，大小，行款，尺寸，拓手，是猶門外憶宮中美富耳。宜與馬治題。

(一〇) 紹興摹神龍本

此與唐臨綠綾本同出一源，極相似，未有「紹聖」「紹興」諸印，綠綾本無之。香雪院翻本與此略同。馮敏昌跋云：

此神龍本之致佳者也，其筆意精妙絕倫，洵如昔人評褚書所謂「瑤臺嬋娟」者。大抵蘭亭自繭紙後分爲二派，一則定武本，一則神龍本。定武本出右軍不疑，而神龍亦非褚公所創，均爲右軍遺法。且此本紙墨搨法皆舊甚，又後有紹興小鱗二處，固知爲宋高廟當時所寶耳。吟川學博其善藏之。大清乾隆壬子，馮敏昌識於戶曹署中。

(一一) 神龍高行本

此本高市尺七寸八分，較神龍本高四分強。

(一二) 開皇十八年本

因向之痛夫文六字皆作雙鉤，未有「開皇十八年三月廿日」楷書一行九字。蘭亭考稱爲會稽傳刻。有開皇年月一行者，所見凡四本，均小異。一爲董其昌跋本，不知誰氏翻

刻，第十五行不字旁僧字作潛。董其昌跋云：

禊序雖出於文皇之世，乃隋開皇時已自刻石。此本實蕭翼之間諜，智果辨才之讐也。尤延之王順伯諸公見此必不聚訟於定武，趙子固見此必不捨命於昇山，子昂見此必不盤旋於獨孤東屏之二本而十三十七題跋不置。顧余何人，遭此奇寶。後舉者勝，豈非生平之快哉。高鴻臚博雅好古，多藏名人真蹟，余從江右試士歸，宿其齋中，信宿，得盡發而品題之，以此本與郭忠恕輞川圖爲第一。余以報命嚴程，恨不能臨寫蘭亭一過，如慶善見阿閼佛耳。萬曆丁酉九月，董其昌書。

乙卯仲夏，重觀於畫禪室，其昌。

又容臺別集（卷四頁四六）云：

蘭亭叙六朝時已有刻石。余收開皇本是隋時刻者。唐文皇因見刻本，遂訪真跡於越州辯才得之，命湯普澈馮承素褚遂良歐陽詢各摹一本，原與隋時本相似，不知宋代何以獨稱定武爲歐陽詢摹，下真一等。羣公聚訟緣此而起，以至點畫波撇之間各加辯證。又有五字損本，七字損本，及會字首行有闕有全，紛紛同異，如王順伯尤延之輩。而吳興踵之爲十三跋，十七跋，獨尊定武，不知右軍肯點頭否也。

董氏推尊此本爲隋時刻，余則疑宋人依託爲之。二爲文明書局影印肥本。此本翻刻者有二：其一道光六年任百穀契蘭室刻本，間有摹失處，不字旁失摹僧字。其二咸豐六年，吳雲雙鉤刻于二百蘭亭齋金石記中。王文治快雨堂題跋（卷一頁六）

開皇蘭亭云：

董文敏所跋開皇蘭亭，爲高鴻臚所收，後歸吾潤培風

閣張氏。余於乾隆丁亥歲始見于滇中，於乙未歲再見於臨洮，前後皆借置案頭，臨仿數月，並臨董跋藏之，竊喜與此帖有緣過於文敏也。後聞此帖已歸秘笈，自分此生不可再見。癸丑歲，游西江，於陳靜涵處見溧陽史相

國家傳蘭亭十種內有此種，不勝驚異，爲題識其後。今

嘉慶元年丙辰春，薄游吳下，忽於陸氏謹庭處見一本，墨色較張本微淡，然實一石也。茲過心農先生試硯齋，獲見此本，墨色較張本更濃，古香撲人眉宇。以世間不經見之物，一旦接踵見之，何其與此帖結緣之深一至此耶。心農又藏金沙于氏本，簞江上跋，以爲與培風張氏家藏開皇本豪髮不爽。余心獨疑之，以爲實是二石。且按文敏跋張氏本在萬曆丁酉，收于氏本在崇禎辛未。余因識其後云，華亭見此本在見張本後，何以不直曰開皇而反疑爲定武，當別有所見。今取以相較，字形雖無大

異，而氣韻各有擅長，蓋于本淡宕空靈，開皇則沉厚淵穆，竊幸垂老之年，眼光未眊也。總之此數本皆是希世之珍，物聚所好，正如延津之合，五緯之聯，偶然得之。心農幸勿易視可耳。

是汪氏所見，亦有兩本。三爲此瘦本，與肥本相似，而無其癭腫之狀，謂差勝之。華愛跋云：

蘭亭序得唐臨本已難，從流識源，至近代翻刻益失真，何以取法爲臨池楷則。惟隋開皇勒石是繭紙雙鉤，自存廬山真像，活潑中具有渾穆意，所謂端莊流麗，無美不臻，開歐褚兩大家筆法，藝林中墨寶也。石牕。

馮敏昌跋云：

唐文皇昔慕石軍蘭亭，至冥搜巧賺，迺得繭紙真蹟，遂爲古今之冠。然文皇未得繭紙之先，意必見有傳刻本及別寫本或臨寫本，已自不凡，而後詢之歐虞諸人，迺尋源至於繭紙耳。如此本後有開皇十八年月日者，是其昉也。約略觀之，大約近於神龍本家數，意亦當時右軍所別書者歟。吟川黃子學博所收蘭亭不下百餘種，茲其最古者矣。觀其筆意精能，丰神奕奕，洵定武之嚆矢也。學蘭亭者可不於此盡心焉也哉。

乾隆壬子四月十九日，欽州馮敏昌跋。

四爲大觀二年蔡京等模置太清樓本，見下。二百蘭亭齋金石記又錄一開皇十三年本，末有「開皇十三年歲在壬子十月摹勒上石，高穎監刻」正書一行。

(二三二)大業杜顥本

此本特小，高市尺六寸五分。末有隸書「大業二年五月，臣杜顥奉敕模勒上石」兩行。周密雲烟過眼錄(卷下)云：「龔聖予云禊序有大業間石本，其後有隋諸人銜位。然則在智永未藏之前，此帖亦嘗入御府矣。」疑即此本。後有吳飛翰等朱書觀款云：

嘉慶戊寅臘月，崇仁甘揚聲，陽湖吳飛翰同觀。

(二二四)貞觀十年本

向之文三字無改筆。末有「貞觀十年四月摹勒上石」篆書一行。宋理宗所藏一百十七刻戊集第二本稱「唐貞觀」疑即此本。

(二二五)貞觀趙模本

末有「貞觀十二年太子右監門府鎧曹參軍臣模」行書一行。又「宣和」二字篆書。模者趙模也。江德量金書觀款

云：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閏四月，揚州江德量觀。

(二二六)貞觀楊師道本

前有一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琅邪王羲之書」正書一行。後有「貞觀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臣蔡撝裝，特進尚書右僕射上柱國申國公臣士廉，特進鄭國公臣徵，起居郎臣褚遂良恭校，附馬都尉臣楊師道監刻」正書三行。馬治跋云：

前輩論蘭亭是右將軍醉後起稿，筆意多頓挫沈鬱。此卷氣韻高古，於蒼秀之中更饒揜映野逸之趣，的是從蘭紙真蹟上摹出，決非率更河南諸公彷彿臨寫手筆。蓋唐人力量骨幹頗有，至風韻飄然，精神暇逸，則江左人本來氣味，難於貌似，不獨時代所囿爲然，亦性情拘束曠遠各殊也。藏禊帖者常具正法眼，奉此爲一瓣香，毋惑於聚訟之陋。義興馬治識。

(二二七)開元集賢院本

不字旁有僧字，末有「開元三年七月(集賢院印)上石」一行正書，印文兩行篆書。

(二二八)咸通王承規本

向之夫文四字無改筆。未有「咸通二年五月刊置翰林院待詔所王承規摹」正書兩行。

所言相合。孔廣陶跋謂「必好事者強牽合之以矜爲唐榻無疑，觀紙墨拓法，判然可別。」其言是也。此本未有江德量金書觀款云：

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廣陵江德量獲觀。

(二二九)乾符唐雙鉤本

前有「蘭亭唐人雙鉤本」行書一行，上二字略大。未有「乾符元年三月」行書一行。「少長咸」三字及「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一行十一字雙鉤。蘭亭考（卷十一頁四）以爲會稽傳刻，云：「一刻蠟紙本，有少長咸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十四字雙鉤不填，後題乾符元年三月。」又（卷五頁四）云：「按此本前有書縫人名三（昇，句章令滿齋，僧），後有批云乾符元年三月，延資庫使內侍省都知臣裴綰承詔出晉王羲之蘭亭宣示，仍（脫各字）模蠟本，以（此字衍）賜在讌人各一紙……。」與此本不合，此本疑是偽作。潘仕成蘭亭十六種有游景仁雙鉤蠟本，雙鉤十四字與此同，與俯之右押「昇」字，言一室之右押「句章令滿齋」五字雙鉤，不字之右押「僧」字，兩世字皆缺末筆作卅，而無前後兩行與此異。疑即會稽本而缺去乾符元年數行者也。文明書局所印韓榮光藏本，後有乾符元年數行，而蘭亭叙乃翻定武本，不與蘭亭考

(三二〇)淳化二年本

未有「淳化式年五月三日奉旨勒石」篆書兩行。馬治跋云：

王著摹淳化閣帖，不一勒蘭亭，自爲缺陷事。至潘附馬重摹于絳州，則求善本刻之，必盡態極妍而後止，亦可謂補遺之至當者。馬治識。

(三二一)嘉祐蔡襄本

前有「蘭亭禊帖」，後有「嘉祐三年歲次戊戌三月上巳之辰莆陽蔡襄」正書各一行。會字全，因向之文四字無改筆，無界行。宋理宗所藏庚集第一本稱「蔡君謨臨」。

(三二二)治平意祖本

未有「治平二年三月禊日沙門意祖模勒」行書一行。蘇軾跋（蘭亭考卷六頁二引）云：

「外寄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也」改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凡塗兩字，改六字，註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爲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說此文字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常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令左綿僧意視摹刻於石。

乃即此本。黃伯思法帖刊誤（東觀餘論卷上頁十九）云：「案古蘭亭叙本二十八行，至第十四行行間特闕者蓋接紙處，而不與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如此。而此帖僧字下亡其權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爲『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又案晉史逸少本傳及書錄第十卷皆載此叙，但云『不知老之將至』而無曾字，益可是正」。所謂近世人，乃指蘇氏也。董道廣川書跋云：「寶月刻蘭亭序，東坡居士爲讚于後，蓋子由得于中山舊石」。據蘇氏跋，寶月令意祖摹刻，則寶月本即意祖本，惟此本未有東坡讚爲異耳。

（三三二）元祐三年本

向之文三字無改筆。末有「大宋元祐三年四月模勒上石」正書一行，下有押字不可識。程瑤田朱書跋云：

此本運腕之法，與高類監刻之開皇本同一關捩，惟押縫僧字上無驚異二字耳。余前跋高類本以爲褚薛家法，尤近薛曜。宋祐陵書庶幾近之。今是本末署元祐，元祐爲泰陵年號，蓋祐陵兄也。然則此模勒者豈亦經祐陵潤色之耶。余之鑒別不爲無所見耳。戊申五月歙人程瑤田書。

案程氏所跋之高類本未見，殆有散失也。

（三四）元祐張操本

後跋云「定武蘭亭真本，今已不知所在。操有家藏者，因邯鄲宮迺模於石，以永其傳。大宋元祐四年，張操重刊。」蘭亭考稱爲邯鄲傳刻，云「余嘗見此本於表姪陸寓處，清勁可愛。自第一行至第十七行下皆損一字，移注於其上。」其所錄後跋誤操爲揉，邯鄲宮爲官邯鄲，重刊爲益仲。

(三五)大觀摹開皇本

因向之痛夫文六字不作雙鉤。末有「開皇十八年三月廿日」正書一行，及「大觀二年臣京奉召模勒龕置太清樓西廡，臣京謹記。臣蒙，臣啟，臣靈」行書四行。京者蔡京，蒙者侯蒙，靈者劉靈，啟一人未詳。袁桷秘閣續帖劉無言雙鉤開皇蘭亭（清容居士集卷四七頁八）云：「元祐間，詔以秘閣舊蹟淳化所未臨摹者，命劉靈無言董其事，爲續帖十卷，至建中靖國畢工。後大觀間，蔡京復增臨十卷，去無言所題，命京改題，通爲二十卷，後復有孫過庭書譜，今世號爲太清樓帖是也。」然袁氏此跋，前半所言爲開皇蘭亭，後半所言爲神龍蘭亭，頗不相合，或由未見此本。此本視開皇諸本，略爲草率，而與瘦本爲近。宋理宗列戊集第三刻。江德量跋云：

劉餗謂天嘉中永禪師得真本，太建中獻之。隨平陳，或以獻晉王，智果借搨不還。太宗見搨本驚異，使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阿婆旣不知寶，必無模勒上石之事。武德中始歸秦邸，則開皇之刻亦非太原公子可知。或即果師搨本，後人得而上石，必謂爲隨刻者泥也。吾鄉程易田學博，曾藏開皇本之宋搨者。乾隆丙

申，先大夫權徽州時，嘗借臨瀾月，帖尾無大觀題字。

此本已爲有力者所寶。予戚某亦有一本，爲山齋所得，常命良手芮觀瀾撫勒上石，龕置揚州郡齋之壁，精密無銖黍譌，一時推爲善本。近爲後守剔取，昇於其家，吾揚遂無搨本。今獲見吟川此冊，雖近芮刻，而樸茂堅卓，精氣具足，固不數觀也。壬子閏四月初五日，廣陵江德量書。

(三六)紹興摹貞觀本

前有「貞觀石刻，紹興乙卯重刊」行書一行，末行斯文下有「貞觀」二字長方印。蘭亭考云：「御府一本會字全不界行，斯文下有貞觀單印，上角微圓，未篆書題貞觀石刻，紹興乙卯重刊。」此本貞觀一行行書在前，與考微異，疑考傳寫之譌。然宋避仁宗諱改貞爲正，錢傑之本已如是，此本不避何也。

(三七)紹興范序辰本

後跋云「右蘭亭脩禊帖，偶得定武本重摸入石。紹興十六年八月戊申，方池范序辰識」。蘭亭考稱爲范氏本，後跋首句誤「脩禊帖用定武墨本重摹入石」，方池誤方城。

(三八) 紹興錢傑之本

前有「唐正觀石本」正書一行，後有「紹興癸酉夏六月裔孫傑之刻」正書一行。蘭亭考稱爲錢氏本，云「前後凡七印，有文僖公手書唐正觀中石本六字」。此本七印皆無，正觀下無中字。錢惟演謚文僖。宋仁宗名禎，故避諱改貞觀爲正觀。裔孫蘭亭考誤作元孫。澹巖老人（蘭亭考卷六頁十一引）云：「胡世將守豫章，刊二本，一出於錢氏貞觀石本，一不言所出」，是錢本有胡氏刻本。澹巖之跋在紹興九年，此刻在紹興二十三年，是又在胡刻之後矣。馮敏昌跋云：

右此本後有紹興癸酉裔孫傑之刻者，當爲右軍裔孫。此書筆有雄古之氣，亦非常物也。前有唐正觀石本五字，當爲宋摹唐刻。昔人云唐臨晉帖可貴，竊謂宋摹唐刻亦然。此非獨其書法之工，即其刻手亦非後來所及耳。乾隆壬子首夏，馮敏昌爲吟川學博題。

案馮氏謂傑之爲右軍裔孫微誤。

(三九) 紹興劉涇本

會字全，快字注快字于其旁，向之夫三字無改筆。未有「摸家本留刻仙都，紹興丁丑蜀人劉涇」行書兩行。蘭亭考

稱爲括蒼本。宋理宗列庚集第十本。

(四〇) 淳熙盧宗邁本

斯文下有「盧宗邁」三字白文篆書印，未有「唐硬黃本，淳熙乙未中秋刻」正書一行。蘭亭考稱爲盧氏本，唯印文誤宗邁爲宗道。宗邁年十三，隸御史府。樞密使汪徹臨邊視師，檄以自隨。熟知險要，徹深嘉之。歷館職，文雅練達，官至武翼大夫。晚年藏書萬卷。周密雲烟過眼錄云「五字不損本蘭亭，元係堂候官盧宗邁家物，墨花滿面，後有一行空處」。何不刻定武而刻硬黃，陳長方謂唐人摸本非定武石刻所能及（曝書亭集卷四十八頁六蘭亭神龍本跋引），想盧氏亦同此意也。

(四一) 寶慶王用和本

前有賈似道「悅生」胡盧二字印。又「物外奇寶」四字白文方印。未有「寶慶二年三月，王用和刊石」正書一行。向之文三字無改筆。字體略近脩城本。元鄭濤跋定武蘭亭序（王士禎居易錄卷三十一頁十七引）云：「景定咸淳間，賈氏枋國，凡諸舊刻，鮮不購入。其府客廖寺丞者，嘗承命參較，擇其粹者輯成一帖，俾良工王用和刻諸悅生堂，經年乃就」。案宋史

稱賈似道于淳祐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慶二年，去淳祐十年凡二十四年，似道時方童龀，安得癖此。乃妄人偽作而未之考耳。

(四二) 修城本

首題「義實過盈尺，參神明以長至，順日匝以曜物，得騏驎」兩行二十字。案此乃薛稷書，其上下文見于戲魚堂帖云：「正以立身，清逾千仞。言必顧義，實過盈尺。參神明以長日，順日匝以曜物。得騏驎於大路，方龍舟於巨川。」不知何由刻於蘭亭叙前也。首行會字缺，不字旁有僧字。竊亭考以為豫章傳刻。云「脩城所得本，前有薛稷書義實過盈尺，參神明以長生，匝以曜物，得騏驎兩行十八字，後高宗皇帝取石入德壽宮。」案生字下脫「順日」二字，誤「騏驎」為「麒麟」，故以二十字為十八字。又注云「今此兩行鼎帖中刊在薛稷書內。又王仲信跋云此本得於西震老道士，云長安改和中脩故宮，掘地得此石，其精神鋒鏘在真定本上。」宋理宗列甲集第一刻。馬治跋云：

此據理宗內府所藏曾有葉仲山跋訂為修城本，載甲集第一。玩其宗派，亦定武筆意，而古勁渾沉過之。前有薛十八郎兩書行，當是同刻一石者，非其題讚。洪武丙

辰春，馬治觀并識。

(四三) 武陵本

末行之下有「武陵」二字，會字缺，不字旁有僧字。字體甚似脩城本。蘭亭考云「在第九卷，帖中無僧字」，誤。

宋理宗列乙集第九刻，稱「鼎州。」

(四四) 古懿郡齋本

首行初會二字之旁有行書「古懿郡齋」四字。宋理宗列甲集第十一刻。江德量跋云：

伯思父謂仁祖時復求蘭亭墨書入錄，不逮逸少它書遠甚。今諸處蘭亭本皆唐人臨搨，亦當於點畫外彷彿得真也。癸丑暮春之初，江德量觀。

(四五) 紹興府治本

宋理宗列丁集，凡二刻，此其一也。

(四六) 國學本

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六頁五）云：「頃乙酉丙戌（萬曆）間，北雍治地掘得一石，其行款肥瘦與定武略同。說者遂以為真

廣運時所棄，即未必然，固亦佳刻。是時吳中韓敬堂（名世能）宗伯爲祭酒，拓得數百本以贈朋友。」即此本也。此是明拓，筆畫已有泐蝕。康熙時拓本不甚肥，今則瘦細如髮矣。

（四七）上黨本

略近定武，不旁無僧字。首行歲字泐，在字半泐。首行春字，至四行脩字向上斜泐一道。十行所字至廿七行攬字向下斜泐一道。筆畫瘦泐。王澐竹雲題跋（卷一頁十五）云：「有明熹廟時，上黨長治令海來從縣治東偏土中得此石，筆法圓勁，風神清朗，蓋亦南宋佳刻，的爲定武之子。周錫圭贊以爲水流雲行，鸞翔鳳翥，信矣。」江德景跋云：

東坡云：「石刻嘗患瘦。蓋鉤摹一遍即減一分。遂如骨立人都無神明。唯蘭亭不然，腴不迫，瘦不峻，故蘭亭世無下榻，良由八法權輿，萬妙所出，辟之具聖一體，皆成大賢，右軍所以稱書聖。」因觀展之所藏上黨本書之。乾隆壬子，江德景。

（四八）穎上重刻本

邢侗來禽館集（卷二十一頁十二）題穎上脩禊序初搨本云：

嘉靖八年，穎上村民畊得此石，送縣治，縣官都不省視，送之學官，學官益復不省視，齋夫移置隣壁磨房。凡來磴者坐其上，真若明妃嫁呼韓，有餘辱矣。逮丁酉清明，孔文谷先生洩憲此邦，聞而索之，亟屬姜尹龜諸明倫堂中。黃庭另一石，龜左右列。此本搨法不減周藩東書禊序，初拓墨光如漆，何必李廷珪潘谷乎。

王士禎居易錄（卷廿八頁七）云：

穎上縣玉版蘭亭黃庭，本出井中，藏於縣庫，後又摹刻一本真文廟中。明末流寇之亂，庫石碎於賊，惟摹本尙存學宮。

此疑即文廟摹刻之本，前有「蘭亭叙唐臨絹本」一行。在癸丑稽山陰之蘭亭脩長此林脩竹又有清流激之因向之痛夫文二十七字缺，類誤作類。程瑤田跋云：

此與穎上本一筆不殊，然校之蔣永仲所摹勒者，嫵媚有之，而其筋爲肉之力者弗及焉。或者其覆本乎，然亦自佳。程瑤田跋。

吳飛翰跋云：

唐碑惟宮國公有此筆意，或係所撫。此拓筆筆渾厚，處處含蓄不盡，後來得篆隸分派者均不外此。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十二月十三日雪後晴窗，晉陵仲文吳飛翰識。

又重本

此本與前本同，前缺「蘭亭叙唐臨絹本」一行。程瑤田跋云：

此亦穎上覆本，神采奕奕，韻致殊佳，覺去原石猶未遠也。瑤田記。

(四九)穎上重刻第二本

此亦穎上重刻本，惟與前本非一石。前有「蘭亭叙唐臨絹本」一行，「永仲」「墨妙筆精」兩印本在文後，今移于前行之下。

(五〇)穎上殘石本

此是原石，殘存十二行，行存五字至八字，末行字不可辨。程瑤田跋云：

穎上殘本今爲其邑之某家藏之，甚珍秘，不輕示人。余聞之吾友業巖於其地者。瑤田記。

(五一)舊梅花本

宋理宗列乙集第一刻。向之痛夫文五字不改筆。筆意略似虞樵。宋濂跋云：

頃見劉公禹心所藏定武舊本，筆意淳古，無矜張習

氣，令人靜觀有端人正士不敢忽慢之想。今見此本，如瑤臺嬋娟，不勝羅綺，別具一格風致。故知臨模家各有會心處。

馬治跋云：

淡墨拓得見古人用筆回腕餘勢。此冊爲宋內府所稱舊梅花者，風度骨格，遒勁中寓有飄逸之致，真禊帖奇觀也。景濂先生寢食隨之，宜其臨池得山陰真訣云。宜與

馬治題。

吳飛翰等觀款云：

嘉慶戊寅臘月，快雪時晴，崇仁甘揚聲，陽湖吳飛翰同觀於古鈞州。

(五二)唐硬黃臨本

米芾跋褚臨蘭亭云：「清潤有秀氣，轉摺毫鉉備盡，與真無異，」此本足以當之。宋濂跋云：

臨摹不從真蹟，則氣韻不古，精神不佳。歐褚去晉未遠，加以唐文宗酷嗜蘭亭，力爲鈎深抉奧，必期合作。是拓當爲硬黃臨，精神氣韻俱得，去真蹟只一間耳，足爲珍秘。

吳飛翰跋云：

宋學士跋盡之矣。此爲初搨尤覺精神奕奕，若見右軍揮翰自如時。學古有獲，當於此處求之。仲文翰。

(五三)唐臨無押字本

向之痛夫文五字無改筆，筆意類虞世南。

(五四)兩字押縫本

自足不三字之右有察僧兩字押縫。蘭亭考稱爲唐硬黃本，云「薛紹彭勒唐榻本，第十四行僧字上有察字，且有銛銛」。

(五五)二字押縫本

自足不三字之右有驚異僧三字押縫。海山仙館蘭亭十六種彙編翻刻，稱爲澄清堂驚異僧押縫本。程瑤田跋云：

提筆空運，舉重若輕，而體格豐腴，復無寒健之態。

押縫有驚異僧三字，與高類監刻之開皇本同。惟會字不闕，亦不似高類本之筋骨稜露耳。端凝和美之中，有卷舒自如之致，當是宋刻無疑。拓本雖不辨何時，然銛銛絲毫未損，斷非近世之物也。戊申夏五，程瑤田跋時年

六十有四，同魯公書論坐帖之年矣。

若是宋刻，似亦曾經祐陵潤色，特蘭亭本來面目未改耳。具元鑿者或不河漢余言。壽丈人又記。

(五六)唐缺石本

缺永會于事也地有激湍水列仰期不若能虛誕亦由叙事異攬者二十五字。江德量跋云：

吾揚唐氏藏秀餐軒帖，別有一石以禊帖黃庭分刻兩面，秀古俊逸，與此本正相近，皆唐代模勒者也。江德量。

張伯英跋云：

黃山谷云張景元所得缺石極瘦者即此，此宋搨之罕有者。伯英讀記。

(五七)甲秀堂本

前有「甲秀堂」篆書三字一行。向之痛三字不改筆。後有右軍行像，右有「右軍」二字，正書。宋理宗列辛集第十一刻，云「廬山甲秀堂」。羅振玉先生甲秀堂帖跋（永豐鄉人甲稿頁三四）據所藏殘卷標題作廬山陳氏甲秀堂法帖以正洞天清祿集稱廬江李氏之誤。謂「此帖宋朱樂圃墨池編已著錄，

據米海岳所撰樂圃先生墓表，及張景脩所撰墓誌，樂圃卒於元符元年二月，則斯帖之刻更在元符以前。案明范大澈跋甲秀堂帖（碑帖紀證頁十）云：「宋李公麟所刻，內有蔡忠惠襄飛白書橫幅直條。嘉靖己酉，予北上過武林，書馮沈復魁持清波門外姜司訓藏者百四十五葉，雖不全，楮墨俱佳，真奇品也。……近日吳中集諸帖刻之以欺人，亦名甲秀堂，與舊本一無所同，射利如此，好事者亦購之，皆可發笑。」王世貞跋廬山陳氏甲秀堂帖（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三頁一四）云：「甲秀堂帖五卷，近忽盛行，想是模刻雜本爲之耳。然真刻（乃其刻之誤）頗淳雅可愛」。又（續稿一六六頁五）云：「客有售陳氏甲秀堂帖五卷者，石鼓文泰山銘皆縮小字爲之，及秦氏三璽文，尤淳古可愛。……按昔人謂甲秀堂帖前有二王顏魯公蹟，世所未見。一云季氏（乃李氏之誤）也」。審是則羅氏所藏殘卷，其爲吳中僞刻無疑。甲秀堂帖，墨池編二十卷本未載，六卷本有之，乃明薛晨所增入，據此以定刻帖之年月亦誤。此本除載理宗所藏外，他書未見箸錄，其右軍像爲公麟所摹，亦名蹟也。馮敏昌跋云：

此甲秀堂蘭亭，未知何時所刻，展視古色飛動，撲人眉宇，其殆趙松雪所云宋末南渡時，士大夫好事家人各刻一石者邪。帖末有右軍行像，眉目疏古，右軍清真可

想見也。又其衣紋亦似帖中行筆，孰謂此帖氣韻并（疑非字之誤）已流入畫中哉。吟川既妙於書，又精於畫，以斯言爲何如。魚山馮敏昌識。

（五八）石氏本

斯文下有「石氏」二字朱文印。宋理宗壬集紹興石氏二刻，蘭亭考石氏本云「石熙明家有二，」未審是此本否。

（五九）伯儋本

斯文下有「皇武仍孫伯儋」六字朱文篆書印。蘭亭考稱爲南嶽本，誤印文爲「皇武仍孫伯傑。」

（六十）楊仙芝本

蘭亭考記臨川傳刻云「一本無會字及界行，後有玉册官楊仙芝摹刻八小字」。此本無會字而有界行，後有「玉册宮楊仙芝」六小字，與之微異。程瑤田跋云：

此定武流派，厚重中綽有風神。以近日何氏荷氏本校之，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歙浦程瑤田跋於京師之無俗聲室。

(六一)鼎帖本

第十二行室之內三字泐，第十三行中斷。王文治跋宋搨鼎帖中蘭亭（快雨堂題跋卷一頁十二）云：「此係鼎帖中刻本，亦定武支流也，神韻與國學本相似。而墨色黝然，古香悠然，在蘭亭中故當推為佳本。」江德量跋云：

堅而不滯，秀而不弱，禊帖之上乘也。廣陵江德量。此本與國學本相近。

徐樹鈞跋云：

此本與紹興十一年所刻鼎帖中定武本風神肥瘦及界畫石泐線文絲毫不差，當名曰鼎帖本，不知此石何時中斷耳。光緒廿七年六月，長沙徐樹鈞。

(六二)杜氏本

斯文下有「杜氏藏書之印」白文六字印，似定武瘦本。嘗見米芾對紫金浮玉重裝本蘭亭後有「杜氏世玩」「杜綰印章」「杜氏藏書之印」諸印。杜氏名綰乃祁國公衍之孫，字季揚，號雲林居士，有雲林石譜。

(六三)趙孟堅摹落水本

後有「政齋」「子固」「彝齋」「游」「游氏景仁」「忠孝之裔」六印。定武蘭亭有肥瘦兩本：趙孟頫跋獨孤本今存燼餘，柯九思藏本今在故宮，此肥本也。孫承澤跋柯九思藏本，故宮所藏後有趙孟頫臨本，王穉登跋本，皆從此出而各有不同。翁方綱跋落水本，此瘦本也。此本與之相似，然有摹失處，如崇字山下無三點，由字不下出。且似是木刻，較落水本短約三分，筆畫更瘦。余據此以求定武，或可得識廬山真面乎。宋濂跋云：

前册落水真本，是趙子固手模入石者，帶鋒角不似神龍上黨諸刻。筆筆圓渾，寓方於規，無劍拔弩張之習，是為禊帖上乘。

(六四)虞世南臨本

會字缺，不署書人，然一觀即知為虞世南書，蓋神韻與孔子廟堂碑極相似也。董其昌謂張金界奴本「似永興所臨」，然尚不及此本之似。馬治吳飛翰跋云：

虞秘監為文皇帝添鈎，詔魏徵觀之，即謂陛下無它進，唯鈎與曩時不同矣。可知一筆之微，已自難掩。此

卷是虞手臨，其精神氣韻固建開秀，正自自含其脈，變之五代時重刻廟堂碑文相懸正不可道里計也。馬治識。虞秘監書世不多見，廟堂碑又重刻失真，惟昔見舊榻昭仁寺碑正書，與此筆法相類，渾厚古茂為唐刻之冠。南蘭陵吳飛翰識。

(六五) 褚遂良臨本

略有泐蝕，快字作快。世人於唐寫本每言褚臨，若此本者真褚臨也。與聖教序對觀，方知其似。馮敏昌跋云：

蘭亭異境。馮敏昌題。

解人不常如是耶。昌再題。

吳飛翰跋云：

當與同州聖教序參看，自各極其妙。戊寅冬月，吳飛翰觀。

(六六) 陸柬之臨本

前有「蘭亭脩禊序 陸柬之書」行書一行。兩山字缺，崇字不從山，所書文賦山字亦缺末筆，意避家諱也。因向之痛夫文六字皆不改筆。世字避太宗諱缺末筆。孫承澤跋陸柬之書陸機文賦（庚子銷夏記卷二頁三）云「陸司議蓋見蘭亭墨蹟

者，昔人謂其日象流氏臨蘭亭，甲邑學士司可也。工，惜今不傳矣」。今去孫氏二百餘年乃得傳本，所書文賦亦得見于故宮，足以傲孫氏矣。陸氏別有五言蘭亭詩，見于鬱岡齋戲魚堂諸帖。

(六七) 吳通微臨本

前有「蘭亭遺墨，歷古競傳。通微臨做，意欲爭妍。步驟整肅，瘦勁筆圓。回顧右軍，能及其肩」行書三行。又有「紹」「興」兩字印。當字泐，因痛兩字不改筆。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七頁六）有吳通微臨蘭亭敍帖，具箸官位歲月于後云：「大中大夫，行尚書職方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東海縣開國男，吳通微臨書，時貞元四年歲次戊辰四月己卯朔十一日己丑記」。岳氏於目下注云：「二十九行，尾記四行，係界行紙。內舊注崇山二字並移入正行。舊塗改悲夫處亦不復摹。首行止於初字。蓋以意臨寫，故獨與衆本不同云」。若此本則屬臨摹，首尾完具也。

(六八) 諸葛貞臨本

筆畫纖瘦，因向之痛夫文五字不改筆。斯文下有「臣諸葛貞」正書四小字。

(六九)鬱岡齋馮承素本

搖曳多姿，不署書人名，乃鬱岡齋墨妙所刻，柳貫跋稱爲馮承素真迹。而偽戲魚堂法帖則稱爲褚遂良臨本。與三希堂法帖所載之馮承素本絕異。三希堂本世稱之爲神龍本。寶真齋法書贊（卷七頁四）馮承素蘭亭叙帖後有「貞觀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臣承素奉敕模」一行，此本無之。程瑤田跋云：

姿態橫生，瘦硬通神，鬱岡齋帖中所收馮承素模本是也。當與世所流傳米老對紫金浮玉重裝本合觀之，可得右軍醉後連腕之趣。程瑤田跋。

(七〇)洛陽宮本

領字從山，因字作因，筆畫略有泐蝕。快雪堂法書本，前有「蘭亭序正本第十九洛陽宮賜高士廉 貞觀十二年閏二月癸未書」兩行二十六字，末有「臣褚遂良」四字，此本無之。向之痛三字此本不缺。然快雪堂本筆力殊遜此本，而與下領字從山本爲近。馬治跋及吳飛翰等觀款云：

景濂學博于晉人書無所不潛心鑒賞，而于蘭亭尤篤好，藏榻頗富，殆不下數十百册，屢加更訂，精益求精，屬治題識，是誠有結翰墨宿緣者。時洪武十四年七

月朔日，觀洛陽宮本因題。

嘉慶戊寅十二月中泚，雪牕偶暇，崇仁甘揚聲，陽湖吳飛翰同觀。

(七一)領字從山本

領字從山，因字作因，不字旁僧字作僧，向之痛三字缺。極似鬱岡齋墨妙本而微異，如蘭字鬱岡本上作廿，此作廿。鬱岡本斯文下有「芾印」，「平生真賞」二印，此似是挖去。鬱岡本有天聖重裝一行，范仲淹王堯臣米黻題記，及米芾米友仁張激跋。米芾跋云：

右米姓秘玩，天下蘭亭本第一。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澈之流撫賜王公貴人，著于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爲褚遂良撫，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餘字句填，咸清潤有秀氣，轉摺毫鏗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爲定。

可知對於此本之欣賞。滋蕙堂墨寶亦收此本，而摹刻遠遜。

(七二)唐摹賜本

前有「唐摹賜本」一行四字。崇山向之痛五字缺。未有

「紹興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臣米友仁審定恭題」三行十八

字。題字之上有「緝熙殿寶」方璽。宋理宗所藏戊集第一刻

云「高宗臨定武，米友仁跋」。袁桷書唐臨蘭亭（清容居士集

卷四十七頁三）云：

定武蘭亭文皇摹本所刻，故毫髮無踰矩。至徧賜諸王

群臣，則皆一時能書所臨，精神橫逸，雖抵掌相似，然

猶以為優孟也。余所見元嘉賜本第一，神龍第二，蘇才

翁家本第三，才翁本則祖神龍，褚河南悞字本第四，馮

承素本二第五，褚庭誨本第六，陸柬之本第七，最後復

見米老所做褚河南本第八，馮承素本第九，今見此為十

矣。十本皆臨書，與定武微異同；又皆繭紙，非雙鉤響

揚所可作。米友仁定此為模本，失之矣。况此卷濃淡結

構皆出己意，每攬二字，落筆尤奇媚。米老臨摹誑一

世，豈此法不以授其子邪？柯敬仲好法書，而近世輒效

米老眩易者十有八九，故余特叙所見，且以為貴耳賤目

之戒。

此本未知是高宗臨本抑唐臨也。

(七三)唐臨本

領字從山，崇山向之痛五字缺。與唐摹賜本相似，筆畫
纖弱，乃下駟也。

(七四)宋儋行書本

前有「唐秘書郎宋儋臨蘭亭」行書一行。後有「宋儋」

及「寶慶二年三月」兩行，及「昭文之印」四字方印。與王用

和本刊石年月同。雖云臨本，而字體頗異，故以入之別體。

(七五)柳公權行書本

前有「蘭亭前序」行書一行，後有「公權」二字。字體

較大而多異。宋理宗己集第三刻稱「柳誠懸大字」。高似孫

（蘭亭續考卷二頁三八）云：「禊帖趨唐乃有湯普徹韓道政馮承

素榻本，皆不如永禪師褚河南所臨。惟柳誠懸自用柳法作大

字，雋奇特甚」。葉盛跋云：

柳諫議書蘭亭詩，世所傳本極排募放縱，此臨禊帖，

絕肅括無矜張習氣。知古人用筆，隨在變通，如雲煙舒

卷，自然入妙。正統丙寅四月，鹿城葉盛。

(七六)智永草書本

前有「蘭亭詩叙，沙門智永書」草書兩行，後有「紹興

丙辰七月，程邁模勒于南陵郡齋」正書兩行。

(七七) 孫虔禮草書本

前有「晉王右軍蘭亭脩禊叙 孫過庭書」草書兩行，斯文下有「垂拱二年二月」六字。宋理宗列己集第七刻。其獅子圖賦書于垂拱二年春，書譜書于垂拱三年，與此年代略同。

(七八) 集聖教前本

江德量跋云：

集聖教蘭亭，西溟先生得此石，兩面皆集聖教字而微有不同。先生謂爲唐刻也。懷仁集聖教序中如託羣是形等字，皆從禊帖采入。今又以聖教成禊帖，雖游戲三昧，而皆具大法眼藏也。

(七九) 集聖教後本

此本較前本高一寸。滋蕙堂墨寶唐集右軍書，即從此本出，而高減一寸。江德量跋云：

集聖教蘭亭，石藏姜氏。予家有標本，後有西溟先生手跋，謂爲唐刻。僧字「作」，蓋添注之字，以爲僧權題名，未審此本也。此又一刻，筆意甚相近，不知西溟

先生見過不？儀徵江德量識。

(八〇) 玉枕古本

以校落水本，字體不甚相似。永和有清觴清惠萬所遇然興彭殤錄雖異興攪感斯諸字略泐。馬治跋云：

鐙影縮本，始于歐陽率更，賈似道猶是重刻。然自秋壑靈壁石行于世，率更則無聞焉。此刻筆畫古勁，不同賈氏兩揚綺麗動人，如周鼎商彝，自然典重，的爲率更原摹無疑矣。辛酉上元夜鐙下玩賞久之，因題其後。義興馬治。

(八一) 穎上玉枕本

缺在癸丑稽山陰之蘭亭脩長此林脩竹又有清流激之因向之痛夫文二十七字，快字旁注快字，與穎上本同，乃明人取穎上本縮摹者。而僞賈似道「悅生」胡盧印于末，實爲蛇足，與寶慶王用和本同一謬妄。程瑤田跋云：

此玉枕本有悅生瓢章，爲賈師憲所摹者。字畫與思古齋諸本一筆不異，體雖縮小，而氣韻不減，亦佳製也。程瑤田跋。